

專題論文

專題：新馬客家

導言：新馬客家

黃賢強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新馬客家」為本期《全球客家研究》專題論文的主題。顧名思義，這期專題論文的內容都和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客家研究有關。這裏的馬來西亞，特指西馬來西亞，也就是 1963 年馬來西亞成立前的馬來亞。¹

「新馬」這個專有名詞有它的時空界定。它是一個地理概念，指的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領土版圖。它也是一個歷史概念，涵蓋新加坡和馬來亞從英國殖民地時期到分別獨立為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兩個不同國家的當代。² 在新加坡獨立之前，新馬兩地的移民或居民是可以自由遷徙和往來，很多人在兩地也都有產業和親屬，其人際和社會網絡更是盤根錯節，關係密切，所以我們常說的「新馬一家」是有其根據的，本期專題將新馬客家一併討論也是合乎邏輯的。

1 本專輯的論文不包括 1963 年併入馬來西亞的砂拉越 (Sarawak) 和沙巴 (Sabah) 兩州的客家研究，這兩州一般合稱東馬來西亞，簡稱東馬。東馬的歷史發展、客家移民史和當地的族群社會結構與西馬來西亞 (即英殖民地時代的馬來亞或馬來半島) 及新加坡的情況有很大的差異，應該分開討論。例如《全球客家研究》第 6 期 (2016 年 5 月) 已有「砂拉越客家研究」專輯。

2 新加坡於 1819 年開埠，英國東印度公司 (British East Indies Co.) 的萊佛士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登陸新加坡，開始開闢和治理這個當時人煙稀少的小島。1826 年英國將新加坡和另外兩個屬地 (檳城和馬六甲) 合成一個統一的行政單位，稱為「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接着，英國人逐步將馬來半島的其他九邦，先後納入其殖民地版圖，包括組成「馬來聯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 的四邦，即霹靂、雪蘭莪、森美蘭和彭亨，以及組成「馬來屬邦」(Unfederated Malay States) 的五邦，即吉打、玻璃市、吉蘭丹、登嘉樓和柔佛。到了 20 世紀初，英國人已經完全控制了馬來各邦和海峽殖民地。二戰結束後不久的 1946 年，英國將新加坡單獨設立為皇家殖民地 (Crown Colony)，而其他 2 個海峽殖民地屬地和另外 9 個馬來邦合併組成「馬來亞聯邦」(Union of Malaya)，兩年後改組為「馬來亞聯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並於 1957 年獨立為新興國家。新加坡也於 1959 年爭取到自治地位。1963 年新加坡和位於婆羅洲 (Borneo, 又稱加里曼丹 Kalimantan) 北部的兩個英國殖民地砂拉越和沙巴，與馬來亞合併，擴大後的國家名稱為馬來西亞 (Malaysia)，1965 年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成為獨立的新加坡共和國。

新馬早期的華人移民主要來自中國東南沿海的福建和廣東兩省，其中包括福建（閩南）人、廣府人、潮州人、海南人和客家人等。客家人的人口在新馬各方言群中並非最多，新加坡的客家人口從來沒有超過華人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在西馬來西亞，因為錫礦業主要是由客家人經營和開採，所以客家人口比較多，在 20 世紀上半葉都是位居華人總人口的第二或第三位。具體人口數據如下表 1 和表 2：

表 1：新加坡客家人口

年份	客家人口	占華人總人口 %	在方言群人口排序
1911	11,947	6.6	4（在閩南、廣府、潮州之後）
1931	19,222	4.6	5（在閩南、廣府、潮州、海南之後）
1947	39,988	5.5	5（在閩南、廣府、潮州、海南之後）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李小燕（2007：21）製表。

表 2：馬來西亞（西馬）客家人口

年份	客家人口	占華人總人口 %	在方言群人口排序
1911	174,810	25.2	2（在閩南之後）
1931	298,094	23.2	3（在閩南和廣府之後）
1947	397,629	21.1	3（在閩南和廣府之後）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劉崇漢（1999：162）製表。

在各方言群中，最早移民到新馬兩地的雖然不是客家人，但最早成立的華人會館卻是客家會館。在馬來亞（今之馬來西亞），1801 年組成的檳城嘉應會館是最早的華人會館。在新加坡，最早的地緣會館也是客家人組織的應和會館和惠州會館，它們在新加坡開埠後第三年（即 1822 年）就成立了。這也反映了人數少的族群反而要先結成團體以謀互助求存的時代特點。

最初的地緣會館是以「州」或「府」為單位而成立的，如上述提到的檳城嘉應（州）會館、新加坡的惠州（府）會館。之後才成立以縣為單位的會館，如 1858 年成立的新加坡茶陽（縣）會館和 1873 年成立的新加坡豐順（縣）會館。到了上世紀 20 年代，客家人在新加坡組織「南洋客屬總會」（Nanyang Khek Community Guild），作為代表南洋地區所有客家人的一個總會。由此，客家的「客」第一次出現在新馬客家人會館組織的名稱上。但南洋客屬總會的「客」，從其英文的拼音來看，顯然是以閩南發音的「Khek」來命名，可見當地閩南族群人多勢眾的影響力。

究竟「客」這個字最早是何時出現在新馬？根據筆者所看到的材料是出現在 1840 年 12 月 24 日的英文報章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iser* 上。當天有一則報道提到新加坡三個方言班的檢定考試，包括福建語（Hokkien）、潮州語（Teowchew）和客語（Khek）的考試人數和成績表現。客語班中有 8 名學生參加考試，其中 2 名學生考得不錯。（No author 1840）而「Hakka」（客家）一詞的第一次出現，則是在新加坡的另外一份英文報章 *The Straits Times* 中，它在 1874 年 9 月 5 日刊載一則有關澳門海域一宗海盜事件的報導中，提到有一艘「Hakka boat」（客家船隻）受到牽連。（No author 1874）而中文報章以「客」來稱呼客家人則比較晚，但至少在 1898 年 5 月 23 日的《檳城新報》已有一則社會新聞，提到有 11 名「客籍」男在檳城紅燈區毆妓毀物，結果遭警逮捕。（不著撰者 1898）1909 年 6 月 29 日的同一份報章，刊登了檳城「客族」福德祠和海珠嶼大伯公祠的聯名廣告，內容是要大眾提防不肖之徒籍口重修祠廟而冒名募捐。（不著撰者 1909）由此可知，

在 1929 年南洋客屬總會成立之前，新馬民間和中英媒體已時有「Khek」、「Hakka」、「客籍」和「客族」的稱謂。

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學界，甚至是日本的學者（飯島典子 2015）對有關「客家」一詞的來源及出現的歷史機遇已多有闡述，無需贅述。本導言也無意進一步展開新馬「客家」一詞之使用的演進過程的討論。但新馬「客家」的自我認同及他人認同，以及新馬客家與其他當地族群的互動、與僑鄉的互動、客家文化與跨國商業的互動，分別成為本專題四篇文章的焦點。其實本專輯的每篇文章在研究方法、研究對象、以及學科的切入方面都有所不同，正可顯示新馬客家研究的多題材和多研究視角的特點。

柯朝欽的文章〈新加坡客家發展的文化政治：跨國連結、彈性關係與文化詮釋〉引用人類學家王愛華（Aihwa Ong）的「彈性公民」（Flexible Citizenship）理論為新加坡客家文化的再生產和客家意識的建構提出一個文化政治的詮釋。柯朝欽將王愛華對海外華人的討論，尤其是對海外華人如何對傳統文化的「彈性」詮釋的背後動力所提出的理論框架，轉移到對新加坡客家人和客家文化的討論。王愛華認為海外華人之所以對傳統華人文化進行創造性的詮釋，背後一個重要的動力是與「經濟理性」的計算有關。柯朝欽則以新加坡的南洋客屬總會為研究個案，將該總會在 1930 年代和 2000 年至今的兩個時段的活動作為分析材料，論證了新加坡客家的獨特性正是在於對胡文虎曾極力提倡的「客家精神」的文化彈性詮釋，而且這個包括團結奮鬥的客家精神是鑲嵌於跨國政商網絡的關係建構之中。換言之，以高度經濟全球化的新加坡為例，其熱絡的跨國商業關係網絡連結和其彈性的客家文化詮釋是相輔相

成的。

蕭文評、王濯巾和鍾敏麗合撰的文章〈民國時期新加坡大埔人與原鄉互動研究〉是一篇跨地域互動研究個案。作者以原籍大埔的新加坡華僑吳深才的《帳本》和其在家鄉的父親吳發祥的《日記交易》為基本史料，論述一個中下階層的新加坡客家移民的生活史，以及他和原鄉的互動情況。過去由於資料所限，研究者傾向以資料比較豐富的富商或社群領袖為研究對象，但作者掌握的這兩份難得的材料，對當事人逐日逐月的收入和開銷、定期匯錢寄物回鄉、家人往返家鄉和僑居地的路線和費用、以及捐款和社會公益活動的鉅細都有清楚的記錄。文章因此會出現一些類似流水賬的記錄，但也經由這些記錄的呈現和詮釋，得以重構廿世紀上半葉一個客家移民家庭的日常生活史，包括這個家庭的婚娶情況，以及外在經濟環境或戰亂對這個家庭在收入和生活上的影響。

張曉威的〈甲必丹葉觀盛時代的吉隆坡客家幫權政治發展（1889-1902）〉是人物和社會互動的研究案例。他不只考證了吉隆坡第五任甲必丹葉觀盛的歷史地位，也重構了吉隆坡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的幫權政治的轉變過程。正如作者指出，長期以來吉隆坡的歷史，尤其是華人的發展史主要集中在惠州客家人葉亞來的研究。筆者認為如果要挑選兩位對吉隆坡最有影響力的華人領袖，無疑是葉亞來和陸佑。陸佑（1846-1917）原籍廣東鶴山，年少時過番南洋，白手起家，20 世紀初成為吉隆坡的首富。當地華社流行的一句話：「葉亞來打州府，陸佑建設吉隆坡」，意即葉亞來是吉隆坡的開埠功臣，而陸佑則是建設吉隆坡為商業重鎮的重要人物。但葉亞來是惠州府客家人，陸佑是廣肇府人，從葉亞來時代進入陸佑的時代，或者說吉隆坡由客家人的天下轉變為廣

府人天下是如何發生的呢？作者認為這個客、廣消長的轉變是大勢所趨，但也有一定的過程，並考證出葉觀盛在這個過渡時期所扮演關鍵的角色。原來葉觀盛是廣肇府赤溪人，以地緣而言葉觀盛是廣肇人，但在方言上赤溪人講客家話，所以葉觀盛正因為具有廣肇和客家的雙重身份，在幫權政治轉型的過程中，成為吉隆坡最後一位客家籍甲必丹，同時也是第一位有廣肇身份的吉隆坡領導人。葉觀盛的崛起和得到兩幫群的接受，顯然是幫權替換過程中一個最佳的妥協方案，也讓客、廣幫權平順的轉移。張曉威的論文不只對葉觀盛這個人物的重要性和歷史地位給予肯定，也將吉隆坡的華人社會，尤其是客、廣幫權消長的關鍵過程梳理清楚，為新馬跨方言群幫權政治研究提供了一個範例。

如果說張曉威的文章是綜合各種文獻和論著，經過多方辯證和自己的思考，而對吉隆坡的幫權政治變化的關鍵過程得出結論，另外一篇文章的作者陳愛梅則主要利用田野考察的發現，對檳城一個自然村的族群關係提出新的看法。陳愛梅的論文〈馬來西亞福佬人和客家人的關係探析：以檳城美湖水長華人義山墓碑為考察中心〉，從題目可以理解這篇文章是以華人聚居的美湖村為研究對象，作者通過全面調查當地的華人墳場的墓碑記錄，並進行深度訪談，從而得出結論：以海陸豐人為主要的美湖村長期被誤會為客家村，其實它應該是福佬村。當地的海陸豐人講的是潮語系的福佬話，而且根據墓碑上碑主籍貫的統計，也是福佬人多於客家人，所以美湖村的海陸豐福佬人可說是人多勢眾。作者引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那就是不同國度，不同地域，對客家人的定義和認同或有不同。例如在台灣，客語腔調主要是四縣腔和海陸腔。換言之，講海陸腔者也是客家人，而且他們的祖籍多來自海陸豐。但陳愛梅對檳

城美湖村的研究發現，當地海陸豐人講的是福佬話，他們和當地的客家人（原籍嘉應、赤溪、豐順、河婆者）是不同的群體，這兩個群體所講的方言、居住的聚落和社交活動都有所區別。

歸納四篇文章的特點，各有專長，但也有共同關懷的議題。柯朝欽是社會學家，擅長以社會科學理論為分析工具，詮釋社會和文化現象。他的文章架構在海外華人研究的一個流行的理論，但落實在新加坡一個客家組織的活動和發展上，從而對新加坡的客家文化作出詮釋。換言之，柯朝欽是從大處著眼，小處落實。而蕭文評則從小處著眼，放眼大處。作者從兩份珍貴的史料切入，以史學考證和梳理的方法，細膩的勾畫出新加坡一個普通客家移民的生活及其與大埔家鄉的互動，進而重構 20 世紀上半葉新馬客家人和原鄉的跨域活動及其模式。作者提到華僑只要有足夠的盤纏或者出於家族的需要，可以自由往返家鄉和僑居地，而且「水客」定期行走兩地及所扮演僑匯和鄉音傳送的角色都是那個時代的特有景象。張曉威同樣採用史學的研究方法，但以吉隆坡一個相對被忽略的客家領導人為個案，論證他在當地幫權政治社會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張曉威是將一個人物的表現擺放在族群關係及英國殖民地政府的制約上來理解一個地方和社會的變遷。陳愛梅則以歷史人類學的研究途徑，將更小範圍的美湖村的墓碑，作完整和地毯式的記錄，從中解構客家和福佬族群的身份認同和族群關係，並揭示了對「客家」的身份和概念在不同國度和地域，可能會有不同的理解和認定。

這四篇文章呈現了新馬客家研究拼圖的幾個版塊，但新馬客家研究仍然是一個新鮮和待開發的研究領域，³ 可供各學科和領域的學者專家

³ 有關近年新馬客家研究的綜述，可參閱黃賢強和賴郁如（2013）及蘇慶華（2004）。

按各自學科專業或跨領域的研究方法和理論架構來論析和探究新馬客家的移民和生活、族群關係、社會變遷和文化發展等方方面面，尤其可以進一步開拓跨地域的比較和族群互動的研究。

參考文獻

- 不著撰者，1898，標題不清。《檳城新報》，5月23日。
- _____，1909，〈提防冒捐〉。《檳城新報》，6月29日。
- 李小燕，2007，〈新加坡客家移民史與移民經驗〉。頁11-26，收錄於黃賢強編，《新加坡客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飯島典子著、羅鑫譯，2015，《近代客家社會的形成：在「他稱」與「自稱」之間》。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黃賢強、賴郁如，2013。〈新加坡客家：研究機構和近年研究綜述〉。《全球客家研究》1：185-214。
- 劉崇漢，1999，〈西馬客家人〉。頁159-213，收錄於賴觀福編，《客家淵源流長：第五屆國際客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吉隆坡：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會。
- 蘇慶華，2004。〈馬、新客家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頁243-260，收錄於《馬、新華人研究：蘇慶華論文選集》。吉隆坡：馬來西亞創價學會。
- No author, 1840, "Chinese Department."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p. 2, December 4.
- _____, 1874, "The Tragedy on Board the Steamer Spark." *The Straits Times*, p. 3, September 5.

